

靈

老

照眼



當代哲理散文選

余光中 + 孟東籬 + 王孝廉 + 張曉風 + 簡媯 + 高大鵬 + 林清玄 + 陳幸蕙 + 焦桐 + 方杞
方杞 + 編選

1

哲理散文以說理為特色，
破解人生的密碼，剖析生命的意境；
它猶如寒夜的明星，
為不同時代的悲苦衆生引路，
亮起夢幻生涯的光明。

719169

工267
F168

方杞 ◆ 編選

靈光照眼

當代哲理散文選



靈光照眼——當代哲理散文選

◎編選者

方杞

◎業強出版社

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63巷6號2樓

電話：(02)23043152、23043140

傳真：(02)23043153

郵撥：○七四三八一九 業強出版社

陳春雄

鄭開·張碧珠·朱淑芬

潘俊傑

聯合發行中心

台北市溫州街70號地下室

電話：(02)23627550、236217954

傳真：(02)23621781

台中分公司

電話：(04)29557887

傳真：(04)29334999

華森電腦打字股份有限公司

局版台業字第3220號

新台幣一四〇元整

一九九二年二月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缺頁，請寄回更換

方杞

熠耀靈光照眼明

——《靈光照眼——當代哲理散文選》序

在我們這個時代，哲理散文漸漸成爲流失的亭雲。

現代散文如果失去哲理思想，失去含英咀華的快樂，無異是命脈的脫節，將使現代散文空餘一副風月面貌，淪爲雕字琢句的娛樂優伶。臺上風光熱鬧，臺下卻是一身骨癌！

中國現代散文中，借山水化解鬱結的作品漸不多見，寄沈痛於幽閒的散文已成痼疾。滿世浮華歌舞聲，罕聞木鐸與清音；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，有山崩河決不可阻擋氣勢的哲理散文已是陽春白雪之音。

爲了提振現代散文的靈魂，遂有《靈光照眼——當代哲理散文選》的現身，希望透過文選中的靈思，照亮現代人迷惘的心境。

中國哲理散文，從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散文發軔，以說理為特色，破解人生的密碼，剖析生

命的意境，開創了「人文合一」的智慧文字。這種理性傾向，到了唐代的韓、柳而不變，逐漸轉向為抒情散文。民國以後，換上白話文學的衣冕，又呈現多樣化的風貌。在千百年「天下沈濁不可與語」的苦鬱環境裡，哲理散文猶如寒夜的明星，為不同時代的悲苦衆生引路，亮起夢幻生涯的光明。一直到今天，它的精神還是中國民族的肋骨。

先秦諸子散文，在中國散文寫作的修養和鍛鍊上，對後世文學有不可磨滅的重大影響，早為現代學者認定：

「諸子散文源遠流長，是我國古代文化的淵海。」（劉定國·中國文學史）

「我國古代的哲理散文，當以《老子》、《論語》為最早……第二期的哲理散文，帶著長篇大論的哲學姿態、諷寓犀利的辭句而出現了，在《墨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諸書的文字裡。」（劉大杰·中國文學發展史）

羣雄蠭起，蔚為中國哲理散文的盛世，如《孔子》雍容和睦的語錄，《莊子》奇幻恣縱的寓言，《孟子》鋒芒畢露的辭辯，《荀子》組織分析的文藻，《墨子》邏輯說理的概念，《韓非子》縱橫跌宕的靈思……，都是先秦哲理散文的驃騎，開拓了中國文學的鴻蒙疆域。

經過漢魏晉南北朝，經過唐宋元明清，萬壑並流，汪洋恣肆，太多太多高貴而睿智的心靈在哲理散文的星空裡發光發亮，遍照山澤與水濱的迷人。民國以後，五四運動炮火瀰天，忽然間，晶亮的星空黯黑了！

「且慢為白話文運動的成功覺得歡喜。假如白話文只有實用價值，假如白話文只為便於普及教育之用，白話文的成就非但是有限的，而且將有日趨粗陋的可能……考驗白話文能不能擔起重大的責任，白話文能不能成為『美』的文字？假如不能，白話文將證明是一種劣等文字；白話文既然是大家寫作的工具，那麼中國文化的前途也就大可憂慮了。」（夏濟安）

夜寒風緊，白話散文在霧沈的曠野裡摸索、跋涉，前仆後繼，試圖尋覓出一條生路，有人泣血而死，有人淚號頽地。作者的困境一如余光中先生之言：

「五四想改變義法嚴謹的桐城派以及言之無物詞藻翰華，才摘盡珥瑱地使用白話文，卻不意白話文在太過淺白之餘，使白話文學一開頭便處在十分不利的地位。」

白話文的作者尙未能嫻熟於他的利器，而他所面對的古文作家卻有成千累萬的古典書籍為典範。

白話文的作者尙未經過時間的淘汰，讀者所接觸的是數十年間的糟粕；文言文作品卻早已去蕪存菁，讀者所見的是四千年來的精華。

漸漸地，作者們領悟到他們必須突破五四時期在文字方面自縛手腳的限制，重新用文言文的雅典從容和斑斕醇厚來濟助白話文。」（巨人版六十四年《中國現代文學年選》散文卷序）

在這樣迷離惝恍的焚夜裡，哲理散文既竄逃不出白話烽煙的燎燒，又拋撇不掉傳統精神的包袱，一路兜瘡瀝血，終於氣息奄奄：

「哲理散文，最理想的是哲學家的思想，文學家的筆力來操觚。可惜的是：時下的哲學家，爲闡明一己思想，唯恐理路不夠清晰，故解析務求詳盡，形諸文字，或理周而文繁，或理透而意顯。有些哲學家文采華美，在談禪說道時，也能順便搖下一地落英，讓讀者去撿拾。但散文之爲美文，辭采燦爛還是次要的，其主題的呈現在隱顯之間常是關鍵。故散文含蓄婉轉之風與哲學家講道說理的本意衝突，上乘的哲理散文便如鳳毛麟角。」（鄭明焻《現代散文縱橫論》）

由於中國文人不死的精神感召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惡夜裡，依然有抗心高望的散文志士攘臂操戈，捍衛這一片祖宗的平野星光：

「我們早就看夠了青年們的無病呻吟的歎窮訴苦的文學；

我們早就厭膩了誇張、放大的本來不必告訴給大眾知道的個人的故事（例如無希望的戀愛，或其他個人經驗裡的小小的一個風波等等）；

我們早就鄙棄了有閒人物的描寫遊山玩水、流連風景的淺薄無聊詩文。

然而這些文章卻在近幾年的文壇裡佔據了極廣大的地位。這是一個大時代，比『五四』更偉大的時代。在這個大時代裡，仍擺放著這許多無聊空虛的文學著作在文壇裡，豈不是很可怪的事麼？如此偉大悲壯的一個大時代，在許多作家們的身邊，僅輕喟的一聲便悄然的溜滑過去了。」

(《中國文學研究新編》)

亂世戰火，並沒有使散文作家暗瘡，他們依然有不滅的嚮往，依然燃亮暗夜的燭火，如：周作人平和沖澹的思想散文，豐子愷溫文明淨的感懷散文，朱自清風采華腴的柔美散文，冰心清麗細膩的靈秀散文，徐志摩「一團烈火，一片春光」的浪漫散文，魯迅辛辣犀利的政治散文，陸蠡華麗晶瑩的玄思散文，落華生縹緲明慧的哲思散文，以及朱湘、劉半農、梁遇春、廢名、許地山、何其芳、方令孺……，都曾經以靈心慧思支撐了那個時代的星空。

一批又一批的散文家嘔心泣血，依然不能使文學的星空亮麗，依然被塵世的魅影淹沒。中國現代散文的創作，八十年來依然未能蔚成風氣，其間因果迴環，不免有種種遺憾，也斷喪了哲理散文的元氣：

一、雜文的殺傷——魯迅以雜文「作匕首和投槍」，使散文質地粗疏，失之利嘴滑舌，淪于政治鬥爭的工具，是很可惜的先河。現代散文無所不聒噪，反而缺乏品味。

二、世俗的垢染——散文的山門大開，九流十俗的江湖販子紛紛趕集擺攤，販賣八股口號、

◆ 政治鬥爭、西洋雜技、煽色情色……，使純散文侷促一隅，苦撐待救。

三、玄辭的澀化——近幾年環境優裕，現代散文形式好轉，新人與佳作頻出，可惜又被大眾傳播腐化了，作者刻意堆砌出玄怪扭曲之文法字詞，缺乏中心思想與溫柔情懷，空有誇飾之外殼，形式重於內涵，文藻壓倒思想，形成散文的夢囈，令有識之士痛心。

氾濫的陳言浮辭一日不去，現代哲理散文一日踏空。個人中心的作品招搖過市，「短、小、輕、薄」的散文速食麵遍地狼藉，使當代哲理散文的生機渺茫，有待大家一起來發心挽救！我們的期望滿天墨黑的夜空裡，當代哲理散文仍能亮起清明的光芒。

編選《靈光照眼——當代哲理散文選》，步步是遺憾。

好的作品不算少，却不能盡選萃集，實在遺憾。我最尊敬的陳之藩先生的作品，限於版權困擾，一篇都未能得，雖然之藩先生謙虛願寫新作，令我大感振奮，然而遺憾畢竟在，只好期許未來。

已經逝世的梁實秋先生、吳魯芹先生的作品，都有豐沛的人生哲理，陰陽兩隔，也只能忍痛割愛。

幾位作家早期佳作迭出，近年則漸有漸無，黃鍾音歇，大鑼聲沈，每一撫覽他們的文章，不

免慨然太息，留待後緣，如：史作樞、周棄子、周夢蝶幾位先生是。

當代幾位名家的作品，我也很喜愛。他們在抒情散文小品的領域裡巍然自成大家，如：琦君女士、莊因先生、思果先生、蔣勳先生……都是，我恐怕小小「哲理散文」唐突了他們，一時不敢造次，也是初選的遺憾。

編選作品未包括大陸地區作者，更是遺憾。雖然近年來，在中共專制箝制下，大陸哲理散文風流雲散，然而零星好作品依然潛在，宜另行編集之，才具見整體風貌。

初集選刊余光中先生等十家作品各二篇，二十篇風貌各異，具體呈現了哲理散文的脊樑與骨肉，可以是論，可以是敍，可以是議，可以是情，可以是物，可以是人，百轉千迴，自有一衷心哲思與人生理念，希望能為讀者引出一方靈光。

初篇草草，挂漏多有，尚望大雅方家寬宥賜正。業強出版社陳信元兄不憚煩瑣，一再鼓勵，是《靈光照眼——當代哲理散文選》的真正催生者。祝願他能繼續編選下去，好為當代哲理散文大放光明！

目錄

《靈光照眼——當代哲理散文選》

· 余光中作品 ······	假如我有九條命	
	夜讀叔本華	
· 孟東籬作品 ······	佛因	
	爲自我教育	
· 王孝廉作品 ······	流星	
	寒月	
· 張曉風作品 ······	初心	
	戈壁行腳	
81 76	59 44	21 12
		7 2

·簡媢作品········已飲閣浮提一切河水

一竿冷

·高大鵬作品······在中古的陰影下

千年聖母今展眉

·林清玄作品······一粒米，一畝田

河的感覺

·陳幸蕙作品······日出草原在遠方

在歲月的金色大道上

·焦桐作品······論飲酒

論飢餓

·方杞作品······教授

逍遙道人

207 194 183 174 163 152 141 130 121 108 102 96



余光中小傳

余光中，福建永春人，一九二八年生。臺大外文系畢業，美國愛奧華大學碩士。曾任師範大學英語系、政治大學西語系主任，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，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外文研究所所長。現在專任中山大學教授。作品計有詩集《蓮的聯想》、《白玉苦瓜》、《紫荊賦》等十五種；散文集《逍遙遊》、《記憶像鐵軌一樣長》等八種；評論集《掌上雨》、《分水嶺上》等三種；翻譯《梵谷傳》、《不可兒戲》、《土耳其現代詩選》等十種。余氏之詩集《蓮的聯想》有德文譯本。曾獲「吳三連文學獎」之散文獎、中國時報新詩推薦獎，國家文學獎，並三度獲頒金鼎獎之歌詞獎。

余光中

◆ ◆ ◆
余光中

假如我有九條命

假如我有九條命，就好了。

一條命，就可以專門應付現實的生活。苦命的丹麥王子說過：既有肉身，就注定要承受與生俱來的千般驚擾。現代人最煩的一件事，莫過於辦手續；辦手續最煩的一面莫過於填表格。表格愈大愈好填，但要整理和收存，卻愈小愈方便。表格是機關發的，當然力求其小，於是申請人得在四根牙籤就塞滿了的細長格子裡，填下自己的地址。許多人的地址都是節外生枝，街外有巷，巷中有弄，門牌還有幾號之幾，不知怎麼填得進去。這時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，能把須彌納入芥子。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兩個字：「天堂」。一張表填完，又來一張，上面還有密密麻麻的各條說明，必須皺眉細閱。至於照片、印章，以及各種證件的號碼，更是缺一不可。於是半條命已

去了，剩下的半條勉強可以用來回信和開會，假如你找得到相關的來信，受得了鄰座的煙薰。

一條命，有心留在臺北的老宅，陪伴父親和岳母。父親年逾九十，右眼失明，左眼不清。他原是最外傾好動的人，喜歡與鄉親契闊談讌，現在卻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裡，出不得門，只得追憶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，懷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孫女。岳母也已過了八十，五年前斷腿至今，步履不再穩便，卻能勉力以蹣跚之身，照顧旁邊的朦朧之人。她原是我的姨母，家母亡故以來，她便遷來同住，主持失去了主婦之家的瑣務，對我的殷殷照拂，情如半母，使我常常感念天無絕人之路，我失去了母親，神卻再補我一個。

一條命，用來做丈夫和爸爸。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職的丈夫，男人忙於外務，做這件事不過是兼差。女人做妻子，往往卻是專職。女人填表，可以自稱「主婦」(housewife)，卻從未見過男人自稱「主夫」(house husband)。一個人有好太太，必定是天意，這樣的神恩應該細加體會，切勿視為當然。我覺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稱職一點，原因正是有個好太太。做母親的既然那麼能幹而又負責，做父親的也就樂得「垂拱而治」了。所以我家實行的是總理制，我只是按照上那位儼然的元首。四個女兒天各一方，負責通信、打電話的是母親，做父親的總是在忙別的事情，只是心底默默的懷念著她們。

一條命，用來做朋友。中國的「舊男人」做丈夫雖然只是兼職，但是做起朋友來卻是專任。

妻子如果成全丈夫，讓他仗義疏財，去做一個漂亮的朋友，「江湖人稱小孟嘗」，便能贏得賢名。這種有友無妻的作風，「新男人」當然不取。不過新男人也不能遺世獨立，不交朋友。要表現得「夠朋友」，就得有閒、有錢，才能近悅遠來。窮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遊？我不算太窮，卻窮於時間，在「夠朋友」上面只敢維持低姿態，大半僅是應戰。跟身邊的朋友打完消耗戰，再無餘力和遠方的朋友隔海越洲，維持龐大的通訊網了。演成近交而不遠攻的局面，雖云目光如豆，卻也由於鞭長莫及。

一條命，用來讀書。世界上的書太多了，古人的書尚未讀通三卷兩帙，今人的書又洶湧而來，將人淹沒。誰要是能把朋友題贈的大著通通讀完，在斯文圈裡就稱得上是聖人了。有人讀書，是縱情任性的亂讀，只讀自己喜歡的書，也能成為名士。有人呢是苦心孤詣地精讀，只讀名門正派的書，立志成為通儒。我呢，論狂放不敢做名士，論修養不夠做通儒，有點不上不下。要是我不寫作，就可以規規矩矩地治學；或者不教書，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讀書。假如有一條命專供讀書，當然就無所謂了。

書要教得好，也要全力以赴，不能隨便。老師考學生，畢竟範圍有限，題目有形。學生考老師，往往無限又無形。上課之前要備課，下課之後要閱卷，這一切都還有限。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學生閒談問答之間，更能發揮「人師」之功，在「教」外施「化」。常言「名師出高徒」，未必

盡然。老師太有名了，便忙於外務，席不暇暖，怎能即之也溫？倒是有一些老師「博學而無所成名」，能經常與學生接觸，產生實效。

另一條命應該完全用來寫作。臺灣的作家極少是專業，大半另有正職。我的正職是教書，幸而所教與所寫頗有相通之處，不致於互相排斥。以前在臺灣，我日間教英文，夜間寫中文，頗能並行不悖。後來在香港，我日間教三十年代文學，夜間寫八十年代文學，也可以各行其是。不過藝術是需要全神投入的工作，沒有一位兼職然而認真的藝術家不把藝術放在主位。魯本斯任荷蘭駐西班牙大使，每天下午在御花園裡作畫。一位侍臣在園中走過，說道：「喲！外交家有時也畫幾張畫消遣呢。」魯本斯答道：「錯了，藝術家有時爲了消遣，也辦點外交。」陸游詩云：「看渠胸次隘宇宙，惜哉千萬不一施。空回英概入筆墨，生民清廟非唐詩。向令天開太宗業，馬周遇合非公誰？」後世但作詩人看，使我撫几空嗟咨。」陸游認爲杜甫之才應立功，而不應僅僅立言，看法和魯本斯正好相反。我贊成魯本斯的看法，認爲立言已足自豪。魯本斯所以傳後，是由於他的藝術，不是他的外交。

一條命，專門用來旅行。我認爲沒有人不喜歡到處去看看：多看他鄉，多閱他鄉，不但可以認識世界，亦所以認識自己。有人旅行是乘豪華郵輪，謝靈運再世大概也會如此。有人背負行囊，翻山越嶺。有人騎自行車環遊天下。這些都令我羨慕。我所優爲的，卻是駕車長征，去看天涯